



本 劇
李來成家庭

韜奮書店發行

李來成家庭

• 襄垣農村劇團編 •



李來成家庭

人物：

李來成 五十三歲

妻 五十歲

冬生（大兒）三十二歲

羊生（二兒）二十五歲

元生（三兒）二十三歲

貴花（閨女）十八歲

福娥（大媳）二十八歲

鳳仙（二媳）二十一歲

喜愛（三媳）十九歲

存先（武委主任）二十歲

改英（婦救會主任）十八歲

武縣長、通訊員、伏來、愛蓮、村長、孫素

佈景：

冀中李來成家院內。

第一幕

（鑼叫開幕，李來成由房內出來繫腰帶穿鞋）

來成：元生！冬生！羊生！（無人答應）×他娘呀，無事人睡是安然覺！
災荒年頭：沒啲打下糧食，家裏有十來個人吃飯，可教怎麼活呀！一夜數算就沒啲睡着，細想起來，唉！（叫板）（掃院）

（唱）災荒年糧食缺可該怎辦，一夜裏^半數算教我作難；雖還有粗糧食三頭兩石，全家人整九口怎渡荒年？二兒病三兒懶大兒能幹，家裏事卻不管由我負擔。我一人能動彈精力有限，八個人八股心恨地怨天。老婆們不和好老有打算，又拋米、又撒麵、無人可憐。若要是能轉變加緊生產，可許能渡過這飢餓荒年；依我看男和女萬難轉變，只好是分家免我掛牽。眼看看東方亮紅日出現，並沒見一人起心似油煎。（切）睡可以啦哇，都起哇。（回家）

（福娥：由自己房內出，手拿洗臉盆，將到當院，從門外來了婦救主任改英）

改英：福娥，咱婦救會給軍隊做的鞋你收起啦沒啲？

福：沒啲完全收起啦。

改：吻嚙（那麼）你趕緊出去收收哇。

福：你先走哇，我隨後就去呀。（到廚房一回，仍提着盆出）這家裏這人們，連水也沒有，火也快熄啦，（回自己家放了洗臉盆出，走到鳳仙窗下），老二家！我去收鞋呀，娘起來了，你對她說吧。（走到大門口又返回），火快熄啦，今日該老三家做飯哩，你對她說出來購火。
•（下）

鳳仙在內：是哇，聽着啦。

（元生攢槍不言，由大門上回自己家）

來成：（由門出，碰見喜愛出來送尿罐），太陽晒到屁股上啦，還不起啦，渡荒年等死哇！冬生，你也不起啦？！

冬生：（過來繫腰帶）起來啦。

來：羊生，你還不起啦？！

羊生在內：爹，我不是不起，我這病還是斬個（這樣），起我也不能動
·呀！

來：病就沒好啦，生上個病也跟人不一樣。起哇，給咱把牲口喂上。

冬生：爹咱今天做什呀？

來：咱去担整（填平缺口）吧。元生還不起啦？！

元生：（在內。以下同。）我昨天黑夜和民兵們集中研究問題，延賓廳
啦，我還得睡睡啦。

來：怕你沒有你娘那個推辭的啦？睡睡起來了，來判官地担整來！

元：今日我不能動，我不去。

來：當了民兵成了老天爺啦！我到囉來，當民兵也當不得半升米來！

元：我去給抗屬王楊保歇養呀。

來：吃上自己飯，光是給別人動哇，咱還二款地不用算哇？（冬生檢小蟲
）頭）你是去不去？

元：不去，我去優待抗屬呀。

冬：爹，你跟他氣那幹什嗎？叫有人聽着了笑話呀！咱走吧。（下）

來：這時候，（取鐵鏟）你在家裏個收，個收，（游來擺去）不知道是弄
什麼啦，叫冬生家，羊生家送判官地飯來，今早不回來。不教早些過
來，再等半晌吧！哼，這人家！

來成壽：（在內）我使喚不動呀都們（她們）！

來：要你叫你幹什麼啦！由她們呀？（扛鐵鏟）×他娘的，你就左是爲國
戰，（常是那股勁）！元生你把前日放地裏那把鏟去取回來。

元（在內）：前日我走時候，對你冬生說來，教他取回來了呀。

來：他沒有取回來。

元：我趕不上，我不去，

來：×他娘呀！（下）

存先：（在大門外叫）元生，元生，還沒有走啦？咱走哇。

元（急上）：存先，你先走哇，我隨後就去啦。（拉駱由大門出。）我
這褲到破成這啦，你還有給我換條褲呢？你不答應我，我也不打擾你
啊×，管保不知道是誰排聯上什事！（說閑話）這家我腿上濕得不歸

幹。(趕下)

妻：誰把我這錢蛋來偷走啦？這家裏倒成了小馬窩啦！昨天黑夜還在來，轉馬時辰(一小會)就不見啦！(上)元生家，你見我錢蛋來沒？

喜愛：我沒有見！

妻：誰把我這錢蛋來偷走啦？

喜：你說我還是人啦？偷你個錢蛋？你當上個當家人，想說人啥就說人啥啦？你招呼住些吧！我可不吃這一柱！

妻：不敢問問你？問壞你了？

喜：你好好問我怎？我見你勿(那)東西來？(問家)倒還啦！

妻：粗人不長身，單長一個樓心，本事倒不行，嘴可够一份。羊生，羊生，你就不能起來個讓(做)上個啥，孩！

羊生：(帶病上)娘，我又不是不想動彈，我這兩天身上有些風迫，臉上的瘡更厲害啦！我實在是沒有精神呀！

妻：呀！孩呀，光情(不想)這幾天成了斬股個(這樣)啦！羊生呀！(叫板)

(唱)見羊生不由娘心中酸滿，幾年來瘡木好害得真兇。去年間遭災荒沒
有錢用，等夏收請名醫治病症。勸我兒暫忍耐不要怨恨，要養病還
須得把心放平。勸我兒快回去好好養病(過板)孩！回去吧，招呼傷
了風。(扶回)(小孩哭鳳仙也站門上)(唱)那個兒也一樣時刻
掛心。羊生家你今後把前邊勁(往前趕趁)，能織布勤紡花學習好人。
像你這懶屁股天天不動，也要吃也要穿怎過光陰？況去年天荒旱糧
食快盡，沒糧食你爹爹日夜憂心。咱家下八個人都不對勁，一個人一
股心恐怕不行。倘若要分了家無人勞動，那時候我看你怎渡光陰？(送板)

鳳(唱)老母親講此話句句是真，你的兒常有病小孩累人。倘若要分了家
無人勞動，還得娘幫助我做些營生。(切)

妻：你倆人可怎麼呀孩！(鳳哭)

鳳：我也沒法呀娘！

妻：哦？我勿(那)錢蛋，你見來沒有？

鳳：我見我大嫂有個白錢蛋，你不會問問我大嫂？

妻：（叫）冬生家、冬生家，你取我錢袋那啦？給我取出來。答應還答應
咗？（跑到大媳家）冬生家！沒有在。你大嫂去了那呀？（坐）

鳳：我知道人家？你倒是個婆娘，走呀（搵替「你呀」，就是「大家」）
還不告你說咗。你給我說勿正（說那做甚）咗。喎，我到睇她來，張
嘴就嫌我不動，她嘴肚裏就連個啥也裝不住，管保又是去村裏借迫咗
。（「借迫」是有話學給別人聽）。

妻：有什事咗？

鳳：我可不給你說。

妻：說哇怕什麼？

鳳：要是告你說了，你婆對唔逆（「唔逆」是「愧」）爹說，他勿脾氣不
好，可要鬧火紅了咗。不給你說。

妻：我給他說勿正咗，孩？

鳳：你不說麼？娘呀！（秧歌）

（唱）說起福娥大嫂，你勿（人家那個）動彈比人強，三頭兩說他不是債，
有些事情把（往）外揚；說你待人不公道，偏三向四壞心腸；說你
壓迫兒媳婦，挑禍我們鬥爭娘。今次給你先說透，（拖板）……

妻：（內喊）回來給我採藥來！

鳳（唱）：（往回走）我的娘你早些作提防。（送板）

妻（唱）：聽此言語火上揚，冬生家說這不應當。三個兒媳都一樣，有事
忍耐在我肚裏裝。因你嬌養常受氣，左邊右邊說你賢良。平空挑釁鬥
爭我，數算起來真惱恨。（切板）（哭）

貴花（上）：娘，你哭什咗？我這幾天沒有來，你倒又坐氣來。不要哭，
說哇，娘！

妻：唉，貴花！（叫板）

（唱）見女兒小貴花淚如雨下，說為娘當婆婆難見那家，以前事你知道不
用細拉，那個好那個壞誰還怪他？我聽我的兒中間說話，左是（寫
是）叫娘忍讓把氣來消。我的兒你走了不過月把，提起來這件事把娘
氣殺；你大嫂在外邊亂說瞎話，說為娘有偏心不像家。嬌養會要把
娘鬥爭一下，為娘這老臉皮那裏安插。生生是聽上你把虎養大，娘墮
落吃苦連苦不可說。（送板）

貴（唱）：我老娘說罷了心中細想，這件事倒叫我大犯思量。我的娘待媳婦都是一樣，有甚事多忍讓不較短長。平空地怎麼會起這風浪。（拖板）我大嫂，忠實和平，動在人前，吃在人後，對我爹娘也可以，她是個有口無心的人，不饒，實在不饒，（唱）我心下細想大不相同。問母親這件事誰對你講？（拖板）娘，誰給你說來？不要哭！

妻：將頭（剛才）你二嫂給我說來個孩！

貴（唱）：萬不要信他話鬧起風荒。叫母親你要把寬心來放，有孩兒我與你來作主張。（切）娘，你還不知道二嫂勿話？來我給你好好調查調查吧，你也不要平空聽上勿閑話就生氣。

妻：你就左是為頭（那樣）個說法，（表示不聽她話，提籃回家）。回來哇。

貴：你先回哇。

喜：（先哭，一見貴花帶笑，活潑的跑上揮手）像來啦，孩，貴花！

貴：來啦個，三嫂。（看）你哭來？

喜：沒有。

貴：聽着你還是哭來。紅管（大概）這幾天娘母們又生氣來！

喜：（笑）不是來！是倒逆三哥，我瞧着他想換掉，可不跟我要。他不趁答理我，我也不答理他。娘跟你說什麼來，貴花？

貴：娘說來，你們要鬥爭什麼，有這事情來沒有？

喜：為（那一）天，娘叫二哥去担一擔水來，倒鳳仙就不叫去。娘可罵了他幾句。

貴：二嫂說甚來？

喜：你瞧着二嫂不言不語不說什麼話，說出一句話來，可是能挑起事來。趕晚氣（晚上）和我跟大嫂說，娘罵囉二人來，你說來叫鬥爭娘囉。

貴：你跟大嫂聽她勿話不聽？

喜：我不聽她勿話，大嫂你也不聽他勿話，誰還不知道他是天通（怎樣）一個人呢？

貴：往後你可不要聽她勿話呀，三嫂！

喜：不曉得！

母：（在內）貴花，像來，孩。

鳳：貴花，你二哥叫你咗，來，揸！

妻：元生家，今日該你做飯咗，你去通火來沒有？

喜：我知道？勿也得告我說咗哇？（進廚通火）（抽柴聞廚房生火，開煙，喜愛兩眼淚出來）老二家！（怒）

鳳：（怒）係咗（做甚啦）？

喜：昨天黑夜單意把火熄熄，今清早也不早些對我說該我做飯咗，我不贊啦！（怒下回家）

鳳：夜來勿是老大家做飯，不是我來，你可做呀不做呀，你痴（翻）不住我。

貴：（出來）三嫂，三嫂，來幫助你生火。天到不早咗，不要像氣！快些做飯哇。來我給你捕柴來。

妻：（出）×你娘們，吃動了又撥來甩巴又放屁，動動了又瞪又咬，都坐着吃吧！

（女從門外抱柴上）

貴：娘娃們，左是你爲頭情，不知道你爲什麼咗！像今年沒有米，怎麼不罵得二合米來咗？三嫂，三嫂，快來做飯來吧！

喜：我不管啦！到會吃撥（擺弄）人？你可做呀不做呀！

貴：這人（翻手）婆！（進廚，收柴）仔仔把舊飯壺盛新飯（這樣）個樣啦，還沒有人端端咗！（端飯出）娘，倒那哇？

妻：來我開開呀孩！（開）這還該吃吃孩？膽去倒勿牲口槽裏，瞞瞞牲口，吃不吃。去年沒有打下糧食，像這樣浪費這能幹咗？（喜愛站在一旁角落不言不語瞪着）

喜：不能幹，另不開？（回家）

鳳：（在內）另就另開哇，蛤蟆也要過咗，蝌蚪也要過咗，雞劃界誰咗？仗勿就吓虎住人咗！

貴：（倒飯出）都少說句哇！這種年成沒吃沒喝，熬還熬不過去咗！仔政咱號召人們節約生產咗，你家裏這人們也不節約，也不生產，光是天天吵嘴咗。

元生：（拉屏由外邊上）換，飯中啦沒有？（到圍牆邊，又回拿槍坐院裏）

妻：還沒有生着火咗！羊生家，你就不能出來給咱幫助做做這頓飯？

佩：（在內，孩哭）你孩兒得出不去個，娘！

妻：娘，生着火咗，和飯（送飯）咗！

妻：還沒有添鍋水咗。（向元）快去給咱担擔水來。

元：這時候啦，連添鍋水還沒有咗？逆羊生就連擔水也不能担咗！

妻：死咗呀！（叫元）

（唱）元生說話不中聽，	未曾張嘴兩樣心。
（唱）你係大難難能受，	像你這樣可不行。
因為今年天亢旱，	糧食不過吃出冬。
咱家不想法來補救，	只有路上謀求生。
你不是要槍就弄棒，	推辭村裏民兵兵。
硬抗對咱沒益，	還是生產為正經。
快去給咱担擔水，	你爹回來了不成。（送板）

元：（唱）母親講話不沾音，	光顧自己理不通；
無謂隊員去打日本，	硬抗抗屬是正經。
年頭不好不尤有，	有糧沒糧我不聽。
生產不能光靠我，	村裏常常有事情。
較你未是像夫勝，	不要給我出個調。（卸板）

妻：小猴嘍，你說叫個什麼咗呀？

冬生：（上，在太閤後）娘，飯中啦沒有？

元：吃飯？吃咗吧！（出大門外）

妻：你去那呀，不担水？

元：民兵要開會呀，忙咗！

冬生：飯中啦沒有？

妻：連添鍋水還沒有咗。叫仔元生去担咗，仔才走咗！不嘍你去給咱担上
擔水吧，孩？

冬：（怒不置）呀！担吧！（担桶下）

妻：要像是這個樣子，各懷心事，一個人一股勁，誰也使喚不動人家，渡
這荒年？只有死咗！這人家可要能幹好咗！

冬：（担水到廚房水不出），（三媳已在廚），你睇勿高莫過幾座，也不

收拾收拾。

喜：（怒下）自然不像你老婆好個！

冬：蟋蟀一轉，動屁股就惱人！等吃這可早啦，我出再做上個噲來哇。（取鑊）你不快些做飯？（下）

福：（上）娘！做晌午飯沒有？

妻：（怒）你勿好心眼？你昨天黑夜單意把火糊熄，連清早飯還沒有吃了啦！你瞞瞞你到越學越孬啦！清早起來也不對人說，不知道去那裏幹什啦！家裏這事情連一些也不計劃！連荒年？只有死啦！你去幹你的，回來做甚來啦？老爺呀！你是婦教會人啦麼！誰敢說你啥？（怒回家）

福：（和氣的）你瞞你娘哇：左是爲個說法！我走時候，對着生家說，教她對你說來呀！

鳳：（在內怒）我沒有聽着你說。

福：快滾鍋呀不？

喜：（怒）火熄了，還不早些對我說啦！什麼心眼？

福：我對老二家說，教她對你說來呀！

來：（由大門處罵），×他娘呀！等晌午啦，連飯還送不得來啦！（怒把鑊放下）你在家幹啥啦？我在地等到晌午啦，還不送飯去！×你娘呀！

妻：是我過？是我過？你不去說你勿媳婦們？

來：你是個幹啥的？你還要強嘴啦？我瞞瞞你強嘴呀。（欲打）

貴：你瞞你爹吧麼？就真是爲的個！就不怕你爹們笑話？（貴花從家裏把她爹拉出來）

來：（喘氣）因幾年使（去年）沒有打下糧食，倒把我來愁死啦，你還是爲股勁！還有勿冬生狗×的，叫他回來取飯啦，一回來再也不去啦！

貴：你晒哥，沒有又去打吃嗒了，你坐啦？

來：貴花，你看看飯中啦沒有？

貴：是哇。（進廚）快，你爹回來啦。（後台驢叫）

亮（進小院——天井）這槽裏倒新帶（這麼多）飯，是誰來？攪成新個！不用誰叫人噠，這條口還不吃吃！（出大院）你都來瞞瞞可憐不可憐

！不說是這個年成，就是好年成也不是新個糟場法呀？都翻地？罷不
濟。到底是誰來？非定真這個問題不行，（驢又跳了。元奎勿推喊）
叫呀？（冬生由大門扛轡回來）還沒草啦？

貴：（內）個三哥不在？

來：狗×又跑啦。冬生，來，咱去切些草來哇！

冬：勿可不是吧！切吧！（惡去切草）

貴：（端二碗飯付娘叫爹）爹吃飯哇！（冬生來成由小院出來，冬生到旁
端飯出院吃，喜端付來成又回廚，厥由自己家跨屏）

來成：是誰做飯丟下勿飯來？

驢：丟下勿飯單意叫個爹罵吃！

喜：是你兩人做飯，我知道？

鳳：叫大嫂說。

驢：以你說是我來？

鳳：不是你是誰來？

驢：（哭出）這真是老四（驢）啄豆腐吃，欺住我這驢戶啦！短了什麼也
是賴我！動彈動了也是我，丟下飯了也賴我，我個驢來，那地（怎麼）
在這家也是不能活啦。我給你擔下。（往外跑）

貴：大嫂，大嫂，去那呀？（由家跑出拖住）

冬：我瞞你來，明是勿，皮襖也穿啦，冷凍也受啦，

貴：大嫂你不要哭啦。他們說你怕啥？你當是他都們捉住你米口袋來，繩
口袋來？乾狗屎又磨不到背上，唾臉上也成不了瘡。大嫂不要哭啦！

驢：我這跟你們在一塊還能幹吃，貴花？（坐下哭）

鳳：（端一鍋飯由廚將到堂院）

來：飯中了，不管旁人吃不吃你先吃飽。×他娘呀，貴布的一轉，吃（尺
）杆上明白！

鳳：嫁漢就是叫養活來，怕人吃哇，要勿媳婦幹啥？再說是光我吃吃？你
兒不吃？你兒不吃？

來：這是怕你吃吃？

鳳：不怕我吃哇，你說勿做啥吃？想吃點（欺侮）我，我可好吃點啦！（
鳳將鍋放下，羊生由後打，鳳一推將羊生推倒，跑回家抱孩，妻由家

出，扶羊生回家。鳳將孩放下，帶哭的往大門外跑，貴花去急拖回，我給你膽下。

來：你狗×們又不肯死剪！

元：（上 到廚後又出）×他娘，爲啥不給我丟飯？我就該餓啦？

來：餓就餓上頓哇，你使換牲口連料還不拌啦！使換了飯，不往回取，叫丟啦！你願幹了這道也行，不願幹了誰也使換不動你。像你這種鹽鉢裏人要你幹什麼？（鹽鉢裏人就是閑人）

元：有逆大兒們，你大兒扭堆取是小雞頭，你也說他好。我走時候對他說把雞取回來，他沒有取丟了，也說是我過。我就動了也說我不對，我動勿幹啥？還不叫我吃，以你說我到沒有啦！（叫妻）你來！（喜由廚出），爲什麼不給我丟飯？

喜：這人家裏規矩倒不小；做多了嫌丟下啦，做少了嫌不夠啦，勿也是有人叫我少做些來哇！又不是由我啦！要是你有東西勞，做吧麼！

元：非給我重做不行！我不能餓！

喜：你給我米，我給你做！

來：米，自然不像先頭啦，都不節約，挑擦啦，敢是有個挑擦不上的時候啦！

元：（向喜）你到會推辭！沒有給我丟下飯，你說是娘叫你來；我叫你給我重做，你沒有米。天氣到晌午啦，你清早飯還做不中啦，這也是娘叫你來？

喜：逆老大家夜（昨日）纔來把火單意糊熄，也不對說該我做飯。我知道是該我做飯啦？

元：你這個狗×，每天三頭兩說挑禍得我老婆和我不說話，夜黑來單意把火糊熄，你一天家毛毛皮皮囁囁拍拍。這家裏跟上你就不能幹！

福：誰糊上火不好熄啦？你說我挑禍你老婆來，我挑禍她啥來？你媳婦又不是不會說話，你教她說我挑禍啥來？你說麼？（喜囑元，囑福，回家）

福：不用說你一家家是欺負住人啦！我那怎麼也不能活啦！你害了我娃！（往元生身上撲）

元：我可不敢！（也撲打福，貴花跑出來拉架）

鄉：勿才開會呀！

來：這人家不另能幹？

(幕下)

第 二 幕

佈景：照第一幕

時間：與第一幕相連

啟幕時武縣長和李來成、來成妻三人在院裏談話。

縣：老李，因為你這個人家我到來跟你談好幾次啦。你這人家是非另不行！

來：我不是要另哩，去年秋天糧食沒晒打下，現在這缸底括起來還有四石一斗糧食，再吃不上一二個月就得把口嘴掛起來哩。不另不能幹呀！

妻：嗱嗱，縣長你問俺老漢，他心裏也是不願另呀，另人家是甚好事情哩？一天家七黃八黑趕是說不在一上呀，縣長！

來：(瞪眼怒看妻)哼，我和縣長說個話，用你插嘴哩？我×他娘……

縣：誰有意見也能說嗎？老李，你不要這樣。你說哇。

妻：你在家裏甚也是由你一個人主張，誰還敢張張嘴哩？我可不敢說哩。

(下廚房)

縣：(笑)以我看，你這人家還是不另可以呀。

來：不另是不由人呀！非另行！

縣：沒有糧食應當大家節約努力生產克服這個困難。

來：人家們都是生產哩，我這家裏每天生氣哩。

縣：現在可以定生產計劃嗎？

來：就是當下定了生產計劃，當下也定不出米來呀，縣長！

縣：老李，你這家裏都是能生產的人，是怎樣不能幹囉呀？

來：唉，武縣長！(唱四六歌)

屈家人團結太不好， 都不去動彈光消氣；
你強我勝胡吵鬧， 扭鼻算計真難瞧。
再打幾天分不了， 吃完了積食怎開交？

縣：（唱）

老李不要心焦燥， 家庭和氣最爲高。
自古人多主意好， 大家拾柴火燄高。
各懷心思要檢討， 互相檢討就能消。
你這家庭不和好， 要轉變方式來領導。（切）

根據你剛才說的那話，恐怕是你在領導方式上有些缺點吧？

來：我總是動在人前，吃在人後，我有甚不對哩？

縣：老李，那個人也有不對呀。像我做工作還是經常討論，通過大家，有時候還是有不對的地方哩。

來：縣長，你說我有甚不對？你給我說說呀！

縣：我說你以後要教他們說話。家裏有啥事要和大家商量，通過大家然後好去幹。

來：縣長，自古說得好，一縣要有一個縣長，一家要有一個家長，我這人家要由他們亂說起話來，亂，雞手鵝掌弄不成啦！

縣：老李，我不是不教你沒有家長，是你以後要讓家裏人都說話，有事情大家討論討論就行。

來：縣長，你是不知道哩呀。我家裏這人們都是「三才沒一才，只有一分好吃才」。我就是睡着也比他們清楚，就是和他們商量，他部門也沒有什麼好主意。況且我當上個當家人，還能在兒子和兒媳婦們勿跟前下勿口氣？

縣：你還沒有懂得我這話哩，老李。咱進你家再好好談一談吧。

來：對，咱就進家再坐一坐吧！（二人進家）

妻：（由廣出）羊生家！天氣快晌午呀，還不做飯哩？（坐說）

鳳：（由家抱孩出）娘，孩還沒睡哩，我不能去做。（站在院裏）

妻：不能做嘮，你經由（負責管理的這意思）孩哇。羊生家，你二嫂孩緊不能做飯，你去給咱做做飯哇。

喜：（在內）妯娌三個人，你就是光能瞞着我嘮！我不去做！

妻：不去做，咱就不用去費，我一個人能吃多些哩！唉，這不另開怎麼能行？

鳳：娘，不管他們願另不願哇，我實在說起來可是不願另呀。

妻：你瞧這不另能行孩？天氣到晌午啦，還沒有人做飯哩！

鳳：我這另開能行？你兒啦，一天家是生病，我啦，有這麼個小孩累得不能行，另開當下就得死哩。

妻：另不另哇孩，這是由我哩？

福：（由門上）天氣晌午啦，做甚飯呀？

妻：我不管，你瞧哇。

福：還沒呀米哩呀，娘？

妻：滾呀米下土把我乾了吧！（怒）

來：（在內）冬生家，縣長叫你有說的哩。

福：行（進家。來成出）

鳳：娘，你給我囑住些孩，我去給你兒做上些飯來哇。

妻：他那病就還是那樣子孩？

鳳：這兩天聽說分家，才越比先利害啦。

妻：給我孩，你去滾哇。（鳳付了孩進廚。妻在院哭）

福：（由母房出門自己家）

冬：（由自己家出）爹，你叫我來？

來：哼！是縣長叫你有說的哩！

（冬生進母家）

鳳：（由廚房端飯出）娘，你瞧這飯稠稀啦？

妻：可以孩。把裏花取勿燒餅來給他燒上些。

（鳳取上餅端上飯回家）

冬：（由母家出）娘，縣長叫你元生家哩！（回家）

妻：元生家！

喜：亂甚哩？

來：人家縣長叫你有說的哩，快來哇！

（喜由門出）

（來看）

元：〈進了自己房裏，放下背包米袋槽等東西出來打灰土〉

喜：〈由家出來〉我給你到廚房舀飯來。〈進廚房〉

元：〈進廚房，端飯出，坐院吃飯〉貴花，你家裏教你回哩？

貴：〈由羊生家出〉三哥，你回來啦，你妹夫他也回啦？

元：回啦。

貴：我再天才回裏。〈進廚〉

喜：〈端飯由廚出，距元二尺許，立吃，眼還看了看元，表示夫妻和氣。

這時元把飯吃完，喜趕緊放下碗，笑去奪元碗〉

元：我去舀哇。

喜：〈笑〉取來哇！〈不多時由廚舀飯出，對元〉給你。〈對笑〉

元：你做來？

喜：我可要給他都做哩！我怕他們吃稀不動我哩。〈取碗回廚房〉

〈這時候大門外聽着人談話聲。武、來、冬三人同上〉

妻：〈聽着院裏有人，由羊生家出〉倒來啦，縣長。

元：〈向武〉坐下，縣長！

縣：你受訓才回來？

來：縣長，快坐下啦。

縣：大家都坐下。〈全家出來坐在院裏〉

貴：〈由廚出，端水上〉縣長，喝水哇。〈放下茶杯〉

縣：老李，你今天聽了勞動英雄們談話，我方才問到你說的那些，你感覺到怎麼樣？不另是不是能行？

來：不另啦！……大家聽了你說的話，聽着都好。

風：不另了就好。

來：羊生家，叫羊生也出來。〈羊生由門出〉

妻：〈由家出〉縣長，來啦。

縣：你也坐下。

來：你叫叫你冬生家。

妻：冬生家，你爹叫你哩。

福：哼。〈由廚擦手出，喜也隨後出〉

來：咱這人家是不是另哩？縣長也在，縣有甚不對？就當面說出來。

喜：縣長叫我怕甚？爲人不做虧天事，不怕半夜鬼叫門，心平過得癮。（
進門）

貴：（由大門回來見母）縣長在咱家哩，娘！

妻、來成：在哩孩！人家武縣長對於咱家呀，可是關心哩。因爲咱這另人
家的事情，可來望了幾次哩。

通信員：（由大門上）老李，縣長在你家裏？（縣長由家出）（對縣長）縣
長，白秘書請你開會哩。

縣：你走哇，我馬上就回去啦！

通：人已經齊啦，（出門下）

縣：老李！

來：嗯，縣長！

縣：教你家的人們都來參加這個勞動英雄大會來吧，聽一聽生產問題。

來：可以，咱都去聽一聽來哇，（冬生、大嫂、縣長同由大門出）（二嫂
出來進廚房不大會又出）

貴：娘，你說說我那哥哥們，可不要教另開嘮。

妻：說人家誰，離我哩孩？我能管了人家門嘮？

貴：娘，哎！（扶板）母親不錯主意，千萬不要把家分。和我哥嫂多和
惠，你作當家要公平。有萬事情犯商議，不要耍你古驕勁。人家不和
閑生氣，你當家中要調停。若把人家要分開，母親哩！（唱）恐怕咱
家要受貧窮。自古常言講得好，好家還怕分三分。我說還是不分好，
另開困難更加深。（切）娘，你說對不對？

妻：對倒對，我說人家誰離我哩，孩？我當媳婦的時候可受制來，孩，你
說他們都還不是在天頭上活哩？我瞧是好活不知足啦。

貴：左是你那古驕勁，不了就生氣哩，咋到我二哥這廂坐一坐來哇。（進
二哥家）

福：（由廚端兩碗飯上）

元：（由大門進碰見大嫂）

福：元生，你受訓回來啦孩。

元：（一邊走一邊說，怒）回來啦。飯中啦沒了？

福：中啦。（一邊走一邊說進羊生家了）

縣：對啦，對啦。大家都坐下，咱們就開上個家庭會，把你們的家來給你和一和。

冬：要開了先選上個主席主持會場。

來：不用選，教武縣長主持就對啦。

縣：（笑）這是你們家裏的事，我是來幫助你們一下，參加些意見。

來：縣長你給咱先談談，該怎麼個開呢？

縣：我就先解釋一下，大家好發表意見。

來：可以。

縣：老李，（唱四六板）

現在民主新社會，	政府領導好辦法，
災荒年頭糧食缺，	不要浪費要節約，
幫助生產勤勞動，	這困難克服能解決。
全家和惠大家幹，	豐衣足食有吃喝。（送板）

來：（唱）

這些道理都懂下，	只可惜大家不合作。
只要大家能轉變，	我也不顧另人家。（送板）

縣：（唱）

大家有錯不檢討，	各懷着意見搞分裂。
誰有意見提出來，	互相批評才能團結。（切板）
老李，你就先談吧。	

來：我該談甚麼哩，縣長？

縣：你就談我在外邊給你談的那話吧。

來：好，我就先說。孩們，咱們就先來商量一下，你都說分開可以不骨可以？

元：我說還是不分，在一塊人多力量大。

喜：我說了，還是另開，活着乾脆些。

來：冬生，你哩？你覺得怎麼可以？

冬：我方才聽了勞動英雄們談話，感覺到還是不分可以。要是不分的話了，老三，你可得在家動彈哩，光當上個民兵就不生產可不行。不能說敬敬的動了，坐的坐死了呀！

喜：你說他不動，我哪比上老二強一百二十分

福：他是有病人，咱還能跟他比？

來：羊生，你哩？

羊：能在一塊沾人家們些光啦更好，要是不能行了，我就餓死也活該！數人家都賺哇。依我說了，就不另也可以。

鳳：我實說哇，也是不願意另開，要是另開的話，當下咱就不能幹。

妻：老漢！家要是不另了的話，以後你勿脾氣可得改改哩！

來：（起火說）老子到動了一輩啦，有甚脾氣哩？

縣：老李，不要發脾氣，你聽我給你們說。

來：你說哇。

縣：老李！（唱快板）

召開家庭會，	互相來批評。
不要耍脾氣，	說話要和平。
自己有錯誤，	檢討作反省。
別人提出來，	接受要誠懇。
大膽提意見，	徹底要糾正。
自己不願說，	別人再補充。

元生，你是個青年人。又是民兵，你先檢討。

元：我說了，我對我大哥有個意見：做甚事情可是內尖哩。

縣：你要先起個模範作用，先檢討自己，然後再好對別人提意見。

元：我就先檢討自己：我是光想吃好的，不想生產，不願動彈。

縣：對對對，就是這樣才算是個青年人哩！誰對他還有就提出來。

羊：咱因為現在有病不能動彈，是沾人家大家的光啦。

妻：哎，我是個撥拉神（障礙物）。

喜：我？我就不用檢討，我也沒有什麼錯誤。

縣：（笑）你們都還沒有了解了哩，我再給你們談一下吧！（快板）

咱們政府有號召，	生產計劃家家定。
想要大家有吃穿，	努力生產勤勞動。
自古三人成一心，	黃土也能變成金。
分家不是好辦法，	另開大家也得動。

我看還是不分好，人家興盛往上昇。
以後全家大小事，都來商量作討論。
女人紡織上碾磨，男女種地應分工。
學習六區常家坡，勞動英雄真有名。
女人學習高東娥，男人要學史桃林。
當個模範好農家，老李哎！（叫板）
你看看光榮不光榮？（唱四六板）
全家大小齊勞動，黃土也可以變成金。
先公後私兩方便，爭取個模範好家庭。（卸板）

衆：不錯，好話。

縣：勿了老李你就先談吧。

衆：我說咱這人家要是不另的話，大家想個不另辦法，誰就在過去有甚冤屈，也提出來。縣長，你說我說的對不對？

縣：對倒對，就是沒有檢討自己。

衆：對對對，我把我在從前不對的地方來檢討一下。孩們，我在過去，家裏的事由我一人主持，不讓你們說話，還好起個脾氣，罵罵人。你們對我有甚意見提出來。你們有不對也要說出來。咱們今天說話，都得抓點良心。我這人一輩是個直人，有甚說甚。說錯決不會打罵。縣長，你說我說的對不對？

縣：（笑）對啦，對啦。大家有甚意見就照你爹這樣檢討。

元：我對我二嫂有個意見，就是好偷懶。生下「爲頭」個小孩，甚也不幹。你看她大面上不說話，她是個「米裏穀虫、肉裏刺」可是「傢伙」哩。（「傢伙」就是厲害）。

縣：我說我在這家裏，吃苦營生，左是我多。咱爹和咱娘時常好罵我，如果以後能把這脾氣改了，我又不害怕動彈。其餘我還有啥不對處呀，給我提些吧，我自己也覺不出來。

冬：我說元生可是浪花錢利害哩！我連旱煙也不好吃。元生如常吃是紙煙。

元：你怎麼担土還挑是小雞頭哩？爲什麼給我是大雞頭哩？（立起來格擗像打的樣子）

番：我提我娘待人不公！貴花來取那燒餅，一齊都給我二哥家漢老婆吃了，別人見還見不上哩。

貴：我也是有個意見哩，也不知道能說不能說，縣長？

番：有意見，回你家說！

縣：能提，說哇。

貴：我娘活得可慫哩！我爹，動不動就要罵我娘。況且我娘也到四五十歲啦，兒成女就啦！我說爹，你以後再不要「爲頭兒」（那樣的）啦！對我娘你也要改改逆格脾氣才對哩。

來：我以後也定要改改脾氣。

縣：誰還有意見？

衆：沒有了。

來：你們都說，咱這個人家還另哩不另啦？

衆：不另啦。

來：我在從前對咱這家裏，認成非我當掌櫃不行。我甚也是一把抓，別人就不能干涉我這事情。現在我看見這社會上不論甚事，都是論民主，都能發言，我想這個辦法好，咱這家裏也應該有一個新的轉變。這個掌櫃不是光我能當，誰也可以當。人家哩也說成不另啦，咱把這掌櫃來重選上個人當哇。

縣：這很好。

衆：這該選誰啦？（大家託低聲商量）

冬：依我說，還是叫爹當吧，大家是不是贊成？

衆：贊成。

來：我可是幹不了，你們已經選上我了，我就給咱賠苦哇。孩們，依我說，咱家裏分成兩組：男人一組，女人一組。每組裏選上個組長。你們說可以不可以？

衆：可以。

來：那麼，就選組長哇。先選男人組組長。

元：勿叫選誰哩？

羊：依我說，選上老大哇，你們說可以不可以？

衆：可以。

眾：選出男組長來啦，選女組長哇。

衆：勿該叫選誰哩？

喜：依我說了，咱婦女叫人家福娥當上組長哇，你們說可以不可以？

衆：可以。

福：我可幹不了。

衆：幹了幹了！

來：孩們，這組長已經選好啦。依我說，咱這家裏也選上個管家，你們看選誰可以？

衆：勿叫選誰哩？

福：依我說了，選上咱娘可以不可以？

衆：可以。

妻：我老啦，辦甚事情心裏也覺着麻煩，叫冬生家幹哇。

衆：你幹哇。

縣：還有甚沒有了？

衆：沒有了。

縣：沒有了，你們就訂生產計劃吧，今後如何幹。

元：我先提今後克服災荒辦法。（快板）

今後下決心，	錯誤要改正。
在村當民兵，	模範打先鋒。
搭黑能担水，	上地起五更。
抽時賣牛晌，	脫糧能賺錢。
接受人批評，	公私兩方便。
補充十石糧，	保證能完成。

羊：我提：

因為身有病，	體力要改進。
幫助我父親，	在家把地種。
拾糞五十担，	鋤耨早完成。
每畝打二石，	秋收要加緊。

冬：

只要你鼓勵，	今後我也幹。
--------	--------

在外任長工， 家裏丟一半。
節約一石二， 能賺一石三。
補充二石五， 明天馬上辦。

來：你們媳婦們計劃辦些甚？

鳳：爹爹，（唱四六板）

我和妯娌更和惠，	要生產節約過人家。
公婆面前要孝順，	加緊做事勤紡花。
一月能換二斤布，	棉帶能彈十斤花。（送板）

鳳：（唱）

地裏事情我能幹，	對紡花織布要加緊學。
大嫂多多幫助我，	一月要賺二斤花。（送板）

喜：（唱）

只因咱家糧食缺，	咱不要浪費多節約。
每天要省鹽半兩，	咱要吃十斤野菜菜。
每日要吃六升糠，	說節約小米正八合。
我和你爹多和惠，	棉帶織絨抱娃娃。（送板）

來：（唱）

全家生產訂計劃，	這一會心裏真快樂。
從前怨我做事差，	領導上好不該一把抓。
兒女們受屈我打罵，	凡有事不會做調查。
不講民主光由我，	把人家弄成個散散沙。
從前不對應改掉，	咱同心合力鬧人家。（切板）

咱這生產計劃也訂出來啦，也可以訂出個會議制度和檢查制度來才好呀。

縣：這樣辦法是更好啦。你們就訂一下吧。

來：你們大家說多幾天開一次家庭會議，多幾天開一次小組會議？

元：一月一次家庭會，半月一次小組會。

鳳：二月一次家庭會，一月一次小組會。

喜：十天一次家庭會，五天一次小組會。

來：五天一次家庭會，十天一次小組會。（以上一齊亂說）

關：依我說了，十天開上一次小組會，一月開上一次家庭會，你們說可以不可以？

幺：依我說了，人家大嫂說的對，就十天開上一次小組會，一月一次家庭會，你們贊成不贊成？

衆：贊成。

來：會議制度訂下了，咱把檢查制度也確定一下。

元：依我說了，每半月檢查一次，男人檢查女人的工作，女人檢查男人的工作，互相提些意見，你們說可以不可以？

衆：可以。

縣：你們這會議制度也定下啦，檢查制度也有啦，大家如果要像這樣幹很好，今後你們只要跟上政府走，生活一定一天比一天好！

來：縣長，光景這家裏只要和惠了，什麼事情什麼困難都能夠解決了。我這人家要不是縣長你呀，還能有這樣的氣象？實在是多虧了你呀，縣長。實在是感恩不盡啦！孩們，來咱謝謝人家武縣長哇。（全家人有作揖有行鞠躬禮）

縣：（忙拉住）不要謝我，還不是我的功勞，是咱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方法好，應該感謝毛主席的恩！

來：我還得謝謝毛主席哩。

縣：（攔住）這也不必謝，毛主席他就是爲老百姓謀利益的，只要你聽聞上毛主席號召走就行。

來：人家這毛主席領導的真正確，真好，以後我一定要跟上毛主席號召走。

衆：真是多虧人家縣長！（指縣長大笑）

縣：我走呀。

來：吃些飯走吧。

縣：不要客氣。

（幕下）

第三幕

喜：（一面紡花一面唱，仿左權小調）

襄垣王村宋月蘭，忠實又能幹。
生產勞動多積極，領導起婆範。
領導全村婦女們，這事不簡單，
紡花織布真勤勞，生活得改善。

真來快樂人呀！（叫板）

清晨起紡棉花加緊生產，多紡織勤勞動才有衣穿。
在從前不學習自由浪漫，不會紡不會織常時作難。
如今在婦女中要起模範，每月賺二斤布保證能完。
老公爹提出來騰揚方案，按二八分紅利競賽挑戰。
從今後我更要加緊來幹，（過板）大嫂，你快出來給我修修紡車。

福：一會就去啦。

喜：（唱）當一個女英雄勞動狀元。（送板）

福：（唱）

清晨起在家中只把花彈，組織起婦女們紡花生產。
農忙前種地土幫助去辦，妯娌們多和惠大家喜歡。（切板）你
叫我做甚來？

喜：大嫂。你只是彈花賺錢咗，就不肯閑。

福：哦，是呀楊保老婆叫我給她彈爲（那）斤把花來。她連地還顧不住咗，我還賺她錢咗？

喜：快給我修修紡車，實在不好使喚咗。大嫂我可要批評你咗，你給婆家修勿好使喚，給我修這實在不好使喚咗。

福：你是因爲才學會紡花，我還有什麼二意咗？你瞧瞧好紡啦沒有？

喜：好啦。我要不批評你，你就修不成這樣。

福：實在行要曉咗，老三家，你紡花多少種當些，不要光圖快，紡不好可

不兩穿。

喜：不好哇，不比老三家紡的好？一天才能紡三二兩花呀，紡得就和欠重念一樣。

福：老三家可不要這樣見識，單學老二家勿眼光太小。今後我總要幫助她學好，你瞧她人笨心不笨，不學做營生光有個心肝眠咗。

喜：她還早咗，她是「米裏穀虫，肉裏刺」，駱駝載象頭，可能作些笨極咗！

福：喜愛！（叫板）

老三家來要聽話，

我說你不要笑話她。

大裁小剪都學會，

紡花能手巧妙家。（送板）

喜：（唱）

大嫂說的是好話，

白天做活夜間學。

只要大嫂幫助我，

我總要學習超過她。（切板）

福：你不要笑話她，你管你學好就可以。（進廚）

喜：是哇。

鳳：（端藥進門，看男人不在）老三家，你二哥那咗？

喜：見他出咗。

鳳：這個人才好些嘍，大清早不知道去了那啦。

喜：你今清早紡了多少花？

鳳：一清早又是孩累，又給你二哥熬藥，還顧得紡花咗？比什還忙咗。

喜：喲——（合嘴笑）

福：老二家，羊生喝了藥啦沒有？（縫褲）

鳳：不在家。佢才出了外頭啦。

福：快出去叫他回來，清早冷氣大，招呼再復犯了。

鳳：是哇。（出大門）

喜：大嫂你到做中飯啦？

福：快中呀。

喜：真算話，大嫂，我大哥才穿上新褲，你到又給他縫咗？我大哥可要高興得尿不在夜壺裏咗。

福：不是給你大哥縫咗。

喜：給誰縫啦？

福：給咱村上那個榮譽軍人王榮縫啦。

喜：大嫂，你真是財迷轉向啦，光說賺錢啦！

福：誰賺他錢啦？我是幫助給他縫啦。

喜：咱姓李，他姓王，你怎麼給他縫？

福：老三家！（唱）

老三家你把理錯想， 榮退軍人多光榮。
為民抗戰在前錢， 與敵拚命身受傷。
政府與他把家安， 百姓幫他理應當。（送板）

元：（背糧由大門上，唱）

李元生喜洋洋， 十天賺了五斗糧。
將糧放在當院裏， 勸彈能過好時光。（切板）

福：老三，回來啦，快坐下歇歇哇。

喜：我去給你端些水來。（下廚）

福：老三，今次賺了多些糧食？

元：好賣買，除了牲口人消耗，淨賺了五斗小米。

福：你歇歇哇，我去看看飯中啦沒有。（下廚）

喜：（端水上）給你喝水哇。

元：（喝水看妻）你穿這衣裳真漂亮呀。你過來，我瞧瞧你呀。（拖妻）

喜：做什麼呀，沒有見過？

元：可不是沒有見過吧！你什麼時候縫這件新衣裳來？

喜：是我上月紡花，淨賺了二斤多布，才縫來。你瞧可以不可以？

元：不管他們瞧着怎樣，我總瞧着好。要不是加緊生產，還能穿上新衣裳
啦？

喜：真是，我這個月還要更加油幹啦。你今次走了，咱家裏又開了一次會。
咱爹說來，以後家裏誰要能加緊生產，賺下的錢要按二紅分八啦。
哎，不是，不是！

元：哎，又忘啦。

喜：哎，我想起來啦，是按二八分紅啦。除了本錢，賺下的錢，家裏交八
成，勞動人得二成。

元：人家八路軍生產就是這樣制度。咱爹自從武縣長來咱家開了一次會，
腦筋就是轉變啦。

喜：這兩天咱家的人們，大家都高興哩。

鳳：（由大門上）老三，你回來啦！

元：回來啦，二嫂！我二哥好些啦沒咱？

鳳：好倒好啦，濟早起來不知道去了那啦！我去尋也沒有尋着。

元：這個人真是不對，有病也要去跑。來，我出找找他。

鳳：你不要去，才回來歇歇哇。

元：沒要緊。不找他招呼再弄病了。（由大門出）

福：（上）老二家，把你紡的錢來取出來，咱在一塊秤秤哇。

鳳：我紡的不多呀。

福：有多算多哇。（鳳回取出錢來）

喜：我也去拿來。

福：哼，給我也掙出來。（三媳下取出）

鳳：大嫂，你瞧我紡這可以不可以？

福：紡的太粗些。

喜：大嫂取來啦，咱比比誰家紡的多？

福：紡的倒多，就是錢條不勻和。

喜：我瞧你紡這呀，真好。

妻：（拿北瓜上）冬生家，你才正起一機布，到又正呀孩？（「正」也有人說是「送」，就是安置到機上）

福：以前爲機布早倒織下來啦。

喜：娘，在那裏摘這個北瓜來？

妻：在地裏摘來哇。要不是大家勞動還能早早吃這個北瓜哩？

福：人常說，盤個坡坡吃個窩窩，只要動彈了什麼也不成問題。

鳳：取來給你小孩滾喝了飯吧！

妻：冬生家，村裏軍隊開荒哩。僑勿當兵人，也要生產哩。我活了五十多，就沒有見過現在這八路軍，一面生產，一面還要打仗。

福：老三家，縣教會今晚去擁軍哩，咱下場（要不）去協助軍隊打草塊去。

喜：我不去，我忙吃。我怕誤了紡花不合算。

福：你不去，我去。你給咱把錢取回去。

喜：打上一清早就趕緊回來，咱不是正布嘛。

福：今天打了荒，明天經布哇。（取包下）

妻：羊生家，羊生喝了藥啦沒有？

鳳：我給他熬上，連個人都找不見啦。

妻：羊生可不聽說吃，才好了倒又出去下。

鳳：娘嘍，你沒有什麼做了給我搓搓花吧？

妻：哪？你去取哇。（二媳下去取花）

喜：娘，你也給我搓搓哇。

妻：好，你也去取哇。我慢慢給你們搓哇。（三媳下）

鳳：（取花上）給你娘！

喜：（上）給你娘！

妻：你爹那啦？

鳳：互助組叫他開會吃。

來：（上）老婆，你不是忙。

妻：我也沒有什麼做。羊生家，回家看看後。

鳳：是哇。（下）

冬：（抗鋤上）爹，你今清早，怎麼沒有去地啦？

來：我在互助組開會來。情報來說，城隍敵人增加不少，要出來搶麥。咱們這互助組裏又開了一個討論會，明天就開始割麥。冬生你有什麼意見？

冬：爹，我說這個夏收，不能跟鋤苗一樣。

來：怎麼不一樣？

冬：又怕下冷蛋，又怕敵人搶，依我說，先給咱割了再給他們割。

來：勿可不行。

冬：爹，你是互助組一個領導人，你就不給咱作主？

來：冬生。（唱四六板）

冬生說話理不通，

你未從張嘴要私心。

領導人總要起模範，

自私自利可不行。

還是先給別人割，
然後好給咱收割，
組織互助起了勁，

總得叫他們都高興，
那一個他也有點心，
說不用三日能完成。（邊板）

冬：（唱）

家裏麥黃不先割，
自己有飯自己飽，
倘若敵人搶完了，

每天家光是爲別人，
今年春無吃誰心痛？
兩手只落一場空。（邊板）

來：（唱）

如今有了互助組，
只要大家一股勁，
不能要私心，做事總得公道合理。

大夥兒好比一家人，
先割後割沒啥分。（切板）

冬：鋤苗是先給他們鋤，收夏先給咱收，我說這也公道，也合理呀。

來：你是願已不說理，還是先給他們割了，大家一定痛快，動着也有勁，
這樣才能把互助組搞好。

冬：我就摸不着你是個什脾氣，一天家光是爲別人打算。

福：（由大門上）爹，你不是開會來，倒完啦？

（羊、元同上，羊提雞頭）

元：爹，你怎麼叫我二哥去拾糞吃？

來：哼，他病才好，誰叫他出去拾糞來？

妻：伢伢，羊生你病才好了，在炕裏躺躺哇，誰叫你出來來孩？

羊：不要緊，我好啦。現在伢都鋤苗割麥吃，我在家坐不住。

元：爹，聽說八路軍來保衛夏收來啦，我們民兵要去配合去。（向喜）給
我取槍來，擦擦。（喜取槍）

來：嗯，這是在那還米來？

妻：是伢元生脫根賺來的。

來：這是多少米吃（笑）

元：除人牲口消耗外淨賺了五斗米。

來：咳，賺的不少，元生真是能幹。

元：我聽說咱家裏開會要實行滕楊方案，二八分紅吃？

福：元生，咱家裏今次開會你不在家。誰給你說來？

弟：（笑）他有個耳報神咗。（看喜）一定是老三家告他說來。

喜：二哥，你就不要冤枉人，我可沒有告他說。

元：這黃（這個人）才不坦白咗，就是你告我說哇，勿怕什麼？

喜：你真不怕丟人。以後有話可要給你說咗！（衆笑）

來：說起這二八分紅來，我也想起來啦。今天大家都在家咗，趁這個機會，就給你們分一下。

弟：現在到分紅哇，我該得多少錢？

來：主家叫你去二歲，你沒有去，在家燻了一百五十担糞，每担作了塊六錢，按二八分紅，你該得一百九十二塊，家裏該得四十八塊。羊生雖然有病，不能動，可是賣飯賺了三百塊錢，自己該得二百四十塊，家裏該得六十塊。

元：爹，我賣牛响賺了石二豆，還代種有四畝地，在家裏也動彈，還有什麼來呀？……

喜：還有陀，幾勿五斗米咗。

元：對，對，還有勿五斗米，該分多錢咗？

來：這個賬早就算伊定啦！除了交家裏你該得三百六十塊。爲五斗米是才賺回來，沒有算裏，下次分勸了再算。

喜：我咗，爹？

來：孩呀，（叫板）（唱）

論起你紅利也不少，	你該得一百九十零。
只顧紡花把錢藏，	家裏生產不關心。
紡花不要光圖快，	也得在家開營生。（送板）

喜：（唱）

公爹當面來批評，	我喜愛心下很贊成。
今後紡花要學好，	家裏的營生也照應。
推碾担水做茶飯，	到地裏做活幫男人。（送板）

弟：（唱）

三姨講話真聰明，	再叫聲二媳你是聽。
像個小孩紡花少，	說生產不多賺少分。
該分大洋三十塊，	叫你零花買手巾。（切板）

鳳：爹，這樣分法真是公道。

來：冬生家，你在家裏，最吃苦啦，不管做飯織布，左是你先去幹，又教他妯娌兩人紡花織布，這個月你賣布彈花該分二百六十塊錢。大家對這第一次分紅有什麼意見？

衆：咋沒有什麼意見。

來：沒有什麼意見了，就給你們分開。

福：爹，這兩天夏還沒收，咱家糧食還不算多，吃喝上正困難啦。依我說，誰該分多少，暫且記起賬來，收起來再分大家說可以不可以。

衆：這樣很可以。

妻：這個大媳婦真明理。

來：就是不錯。要是不分了，先每人給你拿上幾塊教零花哇。

衆：可以嘍。

來：勿嘮咱以後還要獎勵啦，共分三等獎勵：甲等，手巾一條，帶一付；乙等，手巾一條；丙等，帶一付。來咱就把錢給你們先取上些。（取錢）元生，給你二十塊。羊生給你十五塊。羊生家給你十塊。元生家給你二十塊。冬生家給你二十五塊。

福：太多，我少拿上兩塊，叫咱家裏花哇。

冬：你拿上哇。

來：冬生，雖說你有些私心，在咱家裏動彈還數你能受啦，給你取上二十五塊。（冬生笑）

妻：老漢就不給我個零花錢？

來：恰恰分完啦，沒有啦。

福：我給你十塊，教你花哇，娘。

元：我也給你十塊，娘。

喜：我給你五塊。

羊：我給你八塊。

鳳：我給你三塊。

冬：我給你五塊。

妻：（擺手）不要不要。（全家大笑）

（幕下）

第 四 幕

愛蓮(上)：來成嫂，嚟來成哥在家不在家？

婁：不在家，去担水啦。快坐下吧。

愛：坐哇。

來：(由大門担水上)愛蓮。

愛：你担水來，來成哥。

來：嚟。(担水進門)。

愛：嚟來成哥可能受吃，

婁：自個成立互助組，動彈着可有勁啦。佢家裏一爐外頭一爐，就滾嗎一會開。

來：(由門出)愛蓮你來做甚來了？

愛：夜來，這個村裏婦女們開會，佢都選上我紅眼啦。

來：選上你你就給咱好好幹哇。

愛：可是還有些困難啦。

來：有甚困難？

愛：(叫板)來成哥！(唱秧歌)

婦女們想紡花沒有本錢，

來尋你給咱們做個滿轉，

沒有錢稱棉花大成困難。

到那裏籌些款來作本錢。(邊歌)

來：(唱)

只要你能熱心領導生產，

互助組就爲了取長補短，

有個人把棉花託我存攢，

婦女們無花本我能週全。

我有這你有勿互助一番。

拿出來借你們暫且使換。(接歌)

愛：(唱)

來成哥你爲難照顧羣衆，

對咱這互助組十分關心，

怪不到村裏人把你尊敬，……多生產有吃穿誰不贊成！（切歌）

來：哈，愛蓮，是我個親戚在我家寄放有十幾斤花，暫且給你借上哇，秋後好給他還，你說可以不可以？

愛：還有這好吃！這花在手邊不在？

來：還不在手邊，空舍溝野在外頭放咗，趕黑夜去割出來，給你借上哇。

愛：可以。

妻：老漢割回來嘞，給我也借上幾斤。我這兩天也沒咁圓鼓的。

來：可以，割出來嘞是（割出來再說）。

愛：來成嫂，他姊妹們在家不在？

妻：在家啦。

愛：福娥、鳳仙，快出來！（二人出來）

福：愛蓮，做甚啦？

愛：九國在廿四畝種勿地荒啦。人家也沒有回來，咱出給佢挽挽草。

喜：（上）咱這組人都去哇？

愛：咱這組今天分了二班，一班去給宋世金割麥，一班去挽草。

妻：元生家今日身上不得勁啦哇。

喜：沒明甚，娘。

鳳：勿嘮我去哇，叫她給我照住孩。

福：老三家，你就在家哇。

愛：咱都走哇。

（愛蓮、福娥、鳳仙下）

妻：元生家，你去歇歇哇。我照住孩。

喜：嗯。（下）（伏來上）

伏：來成哥在家吃！

來：伏來，你聽村裏人們對咱這個互助組，有甚反映沒嘞？

伏：我沒明聽說有甚反映。

來：（叫板）伏來老弟！（唱四六板）

這兩天村裏人言亂道，他卻說互助組工作壞了，

往常年不互助什麼也好，在今年互助起誤工荒苗。（綽板）

伏：（唱）

咱們要團結緊加強領導，
今年春我本來糧食缺少，
上地裏手沒功做他不了，
地裏活齊動手做得很好，
在面前擺下的事實不少，

你不要聽那些特務造謠。
沒吃喝餓着我低頭彎腰。
互助組救濟我才有今朝。
又給我借種子幫助肥料。
真他媽無根據胡說一套。（送板）

衆：（唱）

這些話講出來誰都不信，
特務門造謠言迷惑羣衆，

不過是這些人怕要小心。
咱們要講實際事實爲憑。（切）

伏：來成老哥，咱就不用聽他都那話。真是自成立起互助組，不但把你家裏搞好，還給村上人解決了許多問題。你真是大公無私，爲人處事，那方面也可以。

來：可以？可以便可以，還有些不可以呢？

妻：老漢，還有甚不可以？

來：甚不可以？這兩天在民校作擁軍反省呢，我覺着門……（伏來似乎明白）。

妻：你覺着什麼？你這老漢？

來：我——不說哇。（後台吵鬧）

伏：這是誰家生氣啦？

來：管保是來旺家。

妻：漢老頭如常生氣。

來：走，咱去給他和解和解來。（伏來、來成同下）

元：（背槍上）呀，晒爹在家不在？

妻：（笑）元生回來啦！你爹去給伢來旺和家啦。帶他做甚啦？

元：有個商議的呢。（進自己門）

來：（上）做人家呀誰不知道誰家嘍，不知道誰家，不想是都一樣。

妻：老漢，你給伢和好了家了？

來：和好了！

妻：因爲甚來？

來：因爲家裏沒啥格吃的，老婆要和他離婚啦。

妻：沒吃的怎麼就要離婚？（向內）貴花給你爹點個火來！

貴：（由父門用）唔，是咗。（進房）

喜：（出門生氣）佢你兒要去參軍㗎，你叫他夫？

妻：佢還想上天㗎！

來：你不要听（這樣）說，參軍是件好事。又不是光臨，佢要去，叫咗法咗。（喜、父不滿）

喜：爹你說他去合適？

來：當兵就是青年人做的事情，有甚不合適㗎？

喜：不管咗，你都瞓吧！（黑着臉）

貴：（由房上）爹，給你吃煙咗。（看喜）佢你哭咗嘅？

喜：誰哭來？

妻：是你三哥要去當兵嘅，爹不願意！

貴：（叫飯）三嫂呀！唱，（二行）

三嫂你係個青年人，	應該有個新曠囑。
自從來了八路軍，	翻身解放才翻身。
參軍本是光榮事，	為國為民去盡忠。
人人都在家裏等，	反攻勝利靠何人？
嫂嫂不要拉後腿，	招呼外人來批難。
哥哥前錢去抗戰，	咱們生產要加緊。
青年思想要前進，	你也不要學勿落後人。
我哥哥參軍你保證，	棄子送郎去參軍。
打出日本回家轉，	全家團圓多光榮。（舞）

（笑）三嫂，你到底願不願？

喜：我說不叫他去來？他就去也得在家打並兩天咗嘅？

貴：我知道啦，你是叫他打並㗎？

喜：你說是做甚㗎？

貴：（附喜耳旁）來我對你說。

喜：（笑）隨說甚㗎？（回家）

貴：爹，你來？

來：叫我來係？（坐）

貴：囉三嫂願意了！

來：（笑）對嘅！要是願嘞，叫叫你三哥！

貴：三哥，爹叫來吃！（元生夫婦同出）

元：爹，你叫我來，（坐下）我計劃去參軍，也沒啲敢早給你說，也不知道你跟嘸娘願不願？

來：這還不好？我早有這心，是沒啲給你說。

元：你啲，娘？

妻：你願了你去哇。你爹說是好事，貴花也說是好事，我還說說不叫去？

元：嘸哥嫂們不知道有甚意見沒啲？

（福娥、鳳仙上）

貴：你都倒回來啦？

福：村上說還要開選舉勞動英雄會嘅，等一會再去嘅。

來：她都來啦，叫她都說說哇。

福、鳳：爹，說甚啦？

來：哈！元生要去參軍吃，你都有甚意見？

福：參軍是好事情呀。

鳳：參軍倒也可以，就是他二哥有病走了，家裏無人幫襯。

福：老二家，不是勿的個說法。元生願去參軍，家裏事情咱也能辦呀！

元：嘸大哥，嘸二哥啲？

來：他都上了地啦。

元：勿嘞你對他說哇，我去村公所報名呀（下）

喜：（看男人）報上名快回來呀！

元：（大門外）一會就回來啦。

福：（向喜）不嘞你跟上他。（喜笑）

（冬生、羊生同拿簍上）

來：你二人今前割砍了多少蒿？

冬：今年蒿長得旺吃，一前割兩人就砍了四十捆。

羊：這還是我不能受吃，要和我大哥一樣，還得多割幾捆。（貴花，邊弄端水）

來：勿也可以！依！像新個說法，就不用發愁了依。

（貴花端水給冬生羊生）

實：哥，你都喝水呀。

冬：爹，元生開會咁午多啦，還沒啲回來嘅？

來：回來個又走啦！

冬：去了那啦？

福：老三去報名參軍啦。等你都回來商量商量來也不回來。

羊：爹跟娘都願意？

妻：我——你弟兄願嘅，我沒有甚說。

元：（上）大哥二哥，你都回來啦。我去參軍報名，也沒啲和你商量商量。

冬：你倒報上名啦？

元：不但我報上名，我還動員嘅一個人啲。

來：是誰啲？

元：小馬跟我去呀！

喜：定了幾時走啲？

元：明天就走啦。

妻：孩，你一定要去，我也不留你。不過去呀跟人家都好些，到了那裏搵個信來。

元：你都對我參軍有甚意見？

來：爹呀！（唱四六板）

你今參軍合我意，	爲大家抗戰理當先。
放心殺敵去抗戰，	咱家事情我承担。
我兒你要好好幹，	要從服命令與長官。
弟兄們互相要愛護，	對百姓利益要照管。
只盼把鬼子早打走，	合家人共享太平年。（接歌）

福：（唱）

兄弟參軍我稱贊，	果真是英雄青年男。
堂前父母我照管，	妯娌們和惠要生產。
你妻年小我幫助，	我教她紡織做針錢。
你只要好好去抗戰，	莫把家事掛心間。（切）

冬：你去隊伍上放心吧。家裏種地嘅，你不要掛記，一定能搵好嘅。

華：就房子吃飯，借東到西，一定通過羣衆，可不要忘了紀律。
 福：元生，這是我送你這三十元錢，叫你零花哇。你走嘍，我給你縫上
 個汗衫，給你帶到部隊上去。
 元：你花哇，嫂！
 冬：我送你五十塊錢。
 鳳：（向羊生）你一週給了俺錢。
 羊：我兩人給你八十塊錢。
 來：家裏給你一百塊。
 元：罷啦，花不犯啦！
 妻：勿嘍我給個錢去快開做吃些飯來。
 貴：我也去穿穿（帶做意思）。（下廚）
 喜：你回來把你勿衣裳換換哇！
 元：部隊上都是新棉衣服，不用換，就新哇！
 貴：哥，嘸三嫂，叫你總是有說的哇！
 福：（笑）元生快回哇。（元生夫婦回家）
 （內喊村公所請新戰士吃飯哇。趕快去呀）
 來：這才是給公家添麻煩！勿還就在家吃哇。
 （貴花端飯進喜愛門內）
 小馬：（在內）元生，元生，村公所都等你啦。咱快走哇！
 來：元生，小馬叫你哇！
 元：嗯，我拿上鋪蓋。（拿上就走）
 妻：（由廚）就在家裏吃些哇。（扯）
 小馬：（在內）快走哇！（後台音樂起）
 （全家都送出大門）喜愛（由家出，拖元生一袋）：給你帶條手
 巾。（也送出大門）（福嫂、貴花、鳳仙，跑回來很高興坐桌裏談
 笑）
 鳳：大嫂，新戰士真好，又是吹又是打，有多人擁護啦。
 福：可也紅火呀。老三在勿頭裏，可高興啦。
 貴：大嫂，你說嘸三嫂，和嘸三哥，不知道響壞些些哇？
 鳳：我曉得高低走不開！

(喜、喜同上)

喜：你都倒回來啦！回來也不叫上我。

貴：沒那敢叫你，我睇你睇住個三哥，眼睛還不轉啦。

妻：光要要嘴咗，咱都到家歇歇。(下)

(來成上)

來：哈，冬生！羊生！元生去參軍走啦，今後咱還生產可得搞好啦！

冬：不怕，爹，一定能搞好嘞。

伏：(上)來成哥，咱村裏聽說選勞動英雄啦，聽說要選你啦！

來：早幾年是可以來，我這人老啦，不行！

伏：不管別人選不選我總是選你啦。

來：可不要選我，甚成績也沒呀，選佢別人吧！

伏：(叫板)老哥！(四六板)

互助組多虧你來幹，

全組內男女把光佔。

幫助我開荒整三畝，

好地我買下一畝三。

糧食借了三斗半，

我夫妻才渡過災荒年。(切板)

你老哥果然會計劃啦！在領導上就是有辦法，誰不服氣你啦？

愛：(上)來成哥，佢農會主席等你開會啦！

來：勿嘮咱就都走哇。(來、伏、冬、羊同下)

愛：鳳仙！

鳳：(由門出)怎來？(做甚啦)

愛：今天開會選勞動英雄啦，咱婦女也都去啦。

鳳：等等我取上條手巾(下)

喜：(上)我也去。我去籠頭。

愛：又不是去招親，就勿殿哇。

喜：不怕人家笑話。(下)

愛：快走哇！

鳳、喜：等等佢。(由門出)

鳳：貴花，你給我瞧住孩，我要去開會啦。

貴：(由門出)給我孩，你去哇！

鳳：便宜(親戚)啦沒呀？咱快走哇！

福：係，嚟去開會呀，回來丁做飯哇。（四人同下）

妻：（出來）貴花，又開甚麼會，今日？

貴：係是選勞動英雄啦。

妻：甚叫個勞動英雄，孩？

貴：噃，母親！（唱慢板 秧歌）

說現在新社會人人勞動，	有飯吃有衣穿生產加緊。
能吃苦能動彈全家和惠，	有計劃有辦法幫助別人。
對自己對工作公私兩便，	能領導互助組推動全村。
做事情起學範羣衆擁護，	經民選才是個勞動英雄（切板）

妻：也不知道選上誰呀？

貴：聽佢都說要選嘅爹。

妻：要說起你爹，勿勞動來也不敢吧！

貴：娘，給你噏住孩，我出去噏噏火！（進廚房）

（後台樂器響）

冬：（跑上）娘，娘，快哇，嘅爹選上啦勞動英雄啦。人都送來啦。

妻：呀呀。

福、喜、鳳：（同上）娘，咱快準備一下，人可多啦。

妻：你快給咱想個辦法，咱可怎辦呀？你快回給咱坐上個鍋。冬生，快回家給咱打並打並。（四人下）我去噏噏來呀。可也人多！（手忙脚亂）

（村長各幹部羣衆上，全家都來大門）

衆：咱都進家裏歇歇！

衆：不用，不用。

伏：來成嫂，選上嘅來成哥勞動英雄啦！

妻：（高興）呀呀！選上你勞動英雄啦，老漢。

衆：可不是，叫佢勿青年人當哩！可佢都要選我啲呀！

伏：來成嫂，明日來成哥還要上縣裏開會啦，還要當上縣裏勞動英雄啦。

妻：呀呀！

村長：一定當上啦。連毛主席也知道來成哥啦。

衆：（接說）毛主席說來成哥創造了新式快範家庭，要全中國都學習佢！

家哪！

衆：正是，正是，實在要學一學，……

衆：這可不是我創造啦。（叫板）衆位！（唱）

想從前我家裏人各一心，	只想吃不動彈難渡光陰。
多虧是武縣長把我勸醒，	開了個家庭會改變作風。
大家說大家做實行民主，	執行了好辦法二八分紅。
自那時一家人都有轉變，	男和女勤動彈才有如今。
這功勞我老漢不配承擔，	該謝那毛主席領導英明。
從今後還須要大家幫助，	有意見不客氣多多批評。（切）

伏：還是該你多批評批評咱哇！

村：就是，來成哥，你對大家多提些意見，把咱村都搞好，將來爭取當個模範村。

衆：（拍手）這好，這好。

衆：大家努力吧！

伏：來成嫂，他明日還要去縣裏，你快給來成哥打盤打盤吧。

村：來成哥，你歇歇哇，咱走啦。

妻：走啦。家裏來坐坐喝點水再走哇。

衆：不啦！（下，音樂起）

（閉幕）

後 記

本劇最初由先鋒劇團編作，經東垣「農村劇團」在本地演出。又經梁知李來成家庭的人提出了一些意見。「農村劇團」根據這些意見，特派人到李來成家住了一個時期，把每個人的性格和轉變的經過調查研究了一番，然後又改寫了一遍，因此較逼真生動，獲得廣大觀眾的贊揚。在這次邊區殺敵英雄勞動英雄大會上，並曾被大家興為演出戲劇中不可多得的作品。

原劇的第四幕，我們覺得欠緊湊一些，所以略加刪改。因為排印倉促，未能與「先鋒」「農村」兩劇團商量，這是很抱歉的。各地演出時，仍可酌量修正。

——編者——

秧歌、花戲、快板★

★樂子、上黨、話劇

二流子轉變

大小樂子
上黨西皮

定價五元

女狀元

(秧歌劇)

定價四元

變工好

(秧歌劇)

定價四元

動員起來

(秧歌劇)

定價六元

把眼光放遠點

(話劇)

定價六元

新年樂

內有秧歌、左權小花戲、

快板、歌曲等五個節目，可以

在過新年的時候排演，現在正在印刷中，不久就可以出版。

毛澤東的故事

大衆讀物

定價五元

這是一本通俗的羣衆讀物，極容易看懂，裏邊講了十幾個毛主席最平常的故事，從這裏邊我們可以知道毛主席是怎樣的偉大又怎樣的可親可敬。

小學生唱遊集

定價
七元

這裏有三四十個小兒童遊唱節目，有唱歌遊戲，唱歌表情，唱歌舞蹈，競技遊戲，追逐遊戲，球類遊戲等，小學教師們都可以準備一本。

▲歡迎郵購。九折優待

批發代售。現款八折▼

李來成家庭

編者 襄垣農村劇團

出版 山西：左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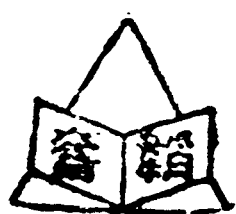
象 韜 齋 書 店

發行 河南：淇縣

定價 每冊 八元

1945.12





¥8.00